編輯—吳煒豪　記者—關慧怡　攝影—關慧怡　吳煒豪

遠走他方的故事

「難民」二字，對於不少香港人，印象或許仍停留於八十年代湧港的越南人。其實香港的難民來自四十多個國家，因地理相鄰，以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斯里蘭卡和孟加拉裔為主。根據入境事務處資料，至二零一四年為止，目前本港約有難民七千人。這數千人不僅是一個數字，更代表了背後數千個故事。

來自印度的Mahim指，他因政治及私人物業問題被襲，疤痕已長留在身上。

走進元朗下輋村，坐落於一幢幢簇新村屋後面，是一座殘舊磚屋，還有旁邊兩個住人的貨櫃。此處一共住了八個難民，大多來自孟加拉。適逢週日，他們圍坐在屋外的飯桌吃飯，用破音響放著家鄉的流行音樂，一起聚會、聊天。屋內還有數名外籍傭工，都是難民的女朋友。這些難民生活拮据，很多食物都是由他們的外傭女朋友帶來。每逢週日，女朋友便會來這裡煮幾道他們教的孟加拉菜餚，與眾分享。現時香港的難民多為男性，不少人都是隻身來港，或許因為人在異鄉生活寂寥，部分人即使已婚，亦會在港交女朋友，互相慰藉。

按照香港法例，下輋村的人實際上有不少都只是「尋求庇護者」。如果要獲取真正難民資格，必須通過入境處的統一審核機制，但社會普遍統稱他們為難民。在申請難民、酷刑聲請者資格期間，他們只能持臨時身份證明書居留，若甄別面試及上訴後均申請失敗，他們就要提出免遣返保護聲請，否則他們將被遣返原籍國或遞解離境。

難民逃離家國的原因不盡相同：政治、宗教、財務問題都逼使他們到外國尋求庇護。鄰村的Alam Mahim(圖一)，現年三十三歲，二零零七年自印度來港。他本為商人，因為政治及私人物業問題逃離印度。Mahim指自己在家鄉得罪權貴而遭報復，在搭巴士時被八、九人伏擊至昏迷，身上至今仍留著大片疤痕。經歷此事故後，他毅然遠走他鄉，更於三年前在港認識現任印尼裔妻子，現已育有八個月大的女兒。說起女兒，他笑瞇瞇地指女兒長得與他相似。可是，由於本港法例不允許難民、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工作，目前他及妻子均沒有收入，一家三口唯有靠政府援助金度日。Mahim每個月只有額外的七百五十元津貼作養育女兒之用，他指金額根本不足以彌補支出。

為了賺取金錢以維持日常生活，有些難民會鋌而走險做黑工。四十三歲的Hassan（圖二）來自孟加拉，本來是一名會計師，來港已有九年。被問及有何打算時，他說能夠逃離過去的日子已經很好，沒有什麼長遠打算。他指難民生活拮据，他的同伴每月都要在牆上寫上水電費，恐防用多。Hassan更言，每月的住屋津貼會由國際社會服務社（ISS）直接交到房東手上，而食物則要到ISS領取，難民每月拿到手的援助金額不過數百元交通費，不少人要依靠打黑工來解決生活需求，他自己就曾因做黑工被捕，被判入獄兩個月。

1

2

住屋津貼每月只得一千五百元，難民的居住選擇並不多，大多數人只能負擔新界的鐵皮屋。而另一個選擇，就是與朋友在九龍的舊樓合租劏房。

三十歲的Tyronne就是其中一個居於市區的難民。單身的他表示自己只是暫留香港，希望日後前往加拿大。入境處向他指，他是現時香港唯一一名伊拉克難民。由於持伊拉克護照不能入境，去年五月時他以偽造的埃及護照來港，到埗後即向入境處自首。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持虛假護照及伊拉克人身份成疑，他被拘留了八個多月。直至今年一月，Tyronne才獲釋放，隨後暫住於關注難民權益的機構Refugee Union內，數星期前與另一難民朋友在長沙灣的唐樓合租一間劏房。

Tyronne有著連入境處職員也難以置信的故事，使他受到當局的質疑，要面對六次甄別面試，合共超過五百多條的問題，現仍在等候結果。他來自伊拉克的摩蘇爾(Mosul)，當地已成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重要基地。二零零九年，他在朋友家中喝酒時，伊斯蘭國在附近發動襲擊。伊拉克軍隊搜索期間，視Tyronne等人為恐怖份子，拘捕他們並施以虐待。雖然回想時還心有餘悸，Tyronne樂觀熱情的性格卻沒有改變。他十分喜歡香港的生活，他閒時會到附近體育館使用Wi-Fi上網，又不時吃水煙解悶，又言自己用假護照輾轉到過新加坡、韓國，始終覺得港人英文程度較好，而且香港地方小，方便他四處結交好友，於是選擇了暫留在香港，等待獲取難民資格後，經聯合國難民署轉介往加拿大。

即使生活條件欠佳，Hassan說他們不可能每分鐘都為生活苦惱，一樣需要玩樂消遣。難民當中有不少人都希望香港社會了解他們這個群體，明白難民同樣有生活所需，把每名難民當作正常人般看待。

Tyronne喜歡閒時在家吸水煙解悶。